#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正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移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班固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端也

詩大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朱熹曰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宫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正静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别也二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葢此人此德

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末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葢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内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又如此云

吕祖謙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歎其真王者之

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而勿憂既得之矣如之何而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臣按關雎之義諸儒盡之唯聖明參玩焉則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灼然無疑矣

大明之二章曰摯仲氏任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摯殷之諸侯故言自殷來嫁于周京周之都邑也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身孕也生此文王四章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洽水之陽渭水之涘莘國所在大姒莘女也五章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譬也文定厥祥文禮也祥吉也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不顯顯也六章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纘繼也大任之事也長子維行長子長女也行嫁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

大商燮和也順也

臣按此詩言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天予以賢聖之配生聖子而成伐功也始則大任由摯國而來配王季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文王繼則大姒由莘國而來配文王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武王其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者天監于下命既集于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也俔天之妹者大姒之德可以繼天也文

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者卜而得吉則行聘禮以定之既聘矣則又親迎以成之舟梁之制於是乎始其禮盛故其光顯也有命自天生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者有文王以興周室有莘女以繼大任天實命之非人能為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者厚周家而生武王順天命而伐大商天實右之亦非人能為也原周之成伐功者以其有聖子原周之生聖子

者以其有聖后而聖后之生又以王季文王修德格天之故則周家之興豈偶然哉

思齊大雅篇名文王所以聖也其一章曰思齊大任思語辭齊莊敬也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周姜大王之妃媚順也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徽美也則百斯男

朱熹曰此詩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至于大姒又能繼大任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

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宮奉承陰后陰后光武后也傍接同列禮則修補上下安之顯宗即位以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子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

過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長秋后宮名也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為戒辭意欵備多見詳擇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為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

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馬防后之兄也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要福耳

嘗侍顯宗疾

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

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二人皆武帝時外戚寵貴横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

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歳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㫖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思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大帝后景帝母也欲封王皇后景帝后之兄丞相條侯

周亞夫也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陰郭二氏皆光武后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絶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永平顯宗年號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濯龍宮名數

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

臣按明德馬后之所以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其所生而盡心撫育忘己私也憂皇嗣未廣而薦達左右如恐弗及不妬忌也帝每出遊幸輒以風邪霧露為戒楚獄之冤乘間開陳以致感悟多所原宥能輔佐也躬衣大練崇節儉也裁抑馬氏封爵不私外家也有此五者故為兩都賢后之最後世

未有及焉者推本言之又以知問學喜讀書之故

然則后之於學其可不講哉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鑑矜尚禮法晟以女太宗時隐太子釁隙已構后内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隙俄為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覿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帝怒詒繩治俟意解徐為開理

終不令有寃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卧内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官霍官謂上官氏昭帝后也霍事見後可以為戒帝不聽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閒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為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疾以

從宫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
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
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為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
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
法時房元齡小譴就第后曰元齡陛下布衣舊非大故
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禄易以取禍無屬樞柄
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又
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

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之馬后不能簡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簡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為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耳

初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特愛之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高祖女也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

倍於長主得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息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顔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踈遠乃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且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且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

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臣按文德長孫后之賢其行事皆可為後世法方太宗之怒魏徵也非后從容開捄則徵不得免矣其為君德之累可勝計耶一言而全直臣於將死之際立太宗於無過之地雖古之賢后何以逾此吁可仰哉以上皆德選者

漢武帝衛后字子夫生微也為平陽主謳者平陽公主帝之姊也

武帝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得幸主因送入宮後有身尊寵名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後色衰遭巫蠱事自殺

成帝趙后本長安宮人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悅之名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名入俱為倢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倢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

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封倢伃父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書以為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書奏

上使侍御史攸縛輔繫掖庭祕獄後月餘立倢伃為皇后寵少衰而弟昭儀絶幸後以殘滅繼嗣危宗廟貶為孝成皇后又廢為庶人自殺

臣按二后一以謳者進一以歌者進始進不正其能終乎古今以色選者非一姑録二事為方來之鑑他不悉紀云又按漢之選后色進之外有以親進者孝惠張后宣平侯敖女敖尚帝姊魯元公主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后欲使生子

萬方終無子遂使陽為有身取後宫美人子名之
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後吕氏滅后廢處北宫
武帝陳后長公主嫖女初武帝為太子長主有力
取長主女為妃及帝即位擅寵驕貴十餘年無子
後以媚道覺廢處長門宫成帝許后平恩侯嘉女
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事見
後故選嘉女以配太子成帝即位立為后常寵於
上後宫希得進見久之寵益衰後以媚道祝詛音詛

廢處昭臺宮三后憑舊姻以進本欲隆戚里之恩而驕恣怙寵秪速禍敗由其以親而不以德故也後漢則桓帝梁后亦然梁氏自順烈后順帝后至此凡二后矣后順烈女弟也時太后秉政而梁兾顓朝后獨得寵幸藉姊兄勢恣極奢靡及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兾誅追廢為貴人及晉之楊氏兩為帝后其禍尤烈見後外屬事中親進之外又有以妃嬪進者

文帝元年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卽竇氏也竇生景帝古者天子諸侯皆娶大國其國以娣姪從正妃死次妃攝行內事而無有嗣升后夫人之位者故齊桓公葵丘之盟毋以妾為妻魯公子荊之母嬖哀公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

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之世犯葵丘之盟者多矣獨宗人釁夏能守其禮自漢文以後人主惟意所向不復議矣若魏文帝將立郭貴嬪為后而中郎棧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為后而御史潘好禮爭之千數百年之間能守此禮者又獨二臣為然餘則惟主意所欲且習以為常無復議之者矣嗚呼禮之失久矣誠欲重帝王之匹正風化之本其可苟乎

以上論謹選立之道臣按元祐中給事中兼
侍講范祖禹言於宣仁聖烈皇后曰臣伏奉
詔旨皇帝納后令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同共詳議臣竊伏
思此乃國家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繫風化
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
不可不謹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陛
下悉數而詳陳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

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黄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為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黄帝之後也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溈汭遂有天下大禹娶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

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

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於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

謂女德者臣聞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孼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妺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鑑者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

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内
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
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
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覿上古近鑑後世上思
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
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宫非有德孰可以當
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
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

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文帝為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後成者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

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哀公曰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
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葢深非之也臣今與
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
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為疑進言者必曰天子
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臣謹按
禮冠昏惟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

代以來惟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俗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絶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

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誥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

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之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

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内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臣謂自昔論擇后者未有若范祖禹之詳備故著于篇以為法云

大學衍義卷三十六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二 經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七

宋 真德秀 撰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賴規警之益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后脫簪珥待罪

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

臣按宣王所以能復文武之業者由姜后之賢庶

幾乎任姒也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雞初鳴太師奏雞鳴於陛下（太師樂官）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應門擊柝告辟也（辟音闢啓也）然則古之夙興莫不以雞鳴為節宣王當興衰撥亂之際顧乃早臥而晏起此姜后所以規之也宣王自是勤於政事周以復興内助之益胡可少哉

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言會朝者已滿也）匪雞

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昌盛也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薨薨衆也 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臣按此詩葢思古之賢妃正女所以警戒其君如此也曰雞既鳴也會朝者盈矣靜而聽之蓋蠅聲而非雞鳴也東方明矣會朝者亦盛矣審而視之葢月出之光而非東方之明也賢妃正女心存乎敬其在君所唯恐夙興之不時以致

其君視朝之或晚故因其疑似而作焉蟲飛薨薨此將明之時也豈不欲與子卧而同夢乎顧羣臣之會于朝者亦欲歸而治其家事庶幾及時而退無憎予與子也知人之情而不狥已之欲非賢且正其能若是乎范祖禹有言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是以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

有事而蚤無事而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斯言得之矣

楚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

齊衛姬者桓公夫人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

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

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崑邱士馬罷耗漕饟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為易亂之符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酖毒侈麗纖

美不可以不過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剴音該平聲〉切精詣大畧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

臣按樊姬而下或諸侯之配或嬪御之列而能知古者賢妃正女警戒其君之道其可尚者故附著焉宮掖之中誠得如是之人日陳規益庶其有補乎不然鮮不以狡媚蕩其君心者

以上論賴規警之益

重妃匹

明嫡媵之辨

春秋傳辛有周大夫諗周公名黑肩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

臣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故妾不可以並后庶不可以加嫡臣不可以儗君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也辛有以四者併言而並后爲之首故敘于此

綠衣衛風篇名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其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二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臣按莊姜者莊公之正配也莊公惑於嬖妾而夫人失位故莊姜作此詩焉不以刺公而以傷已忠厚之意也綠間色黄正色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專寵也正色之黄乃為裏猶夫人見疎而微也至於綠反為衣而在上黄反為裳而處下則其尊卑失序又益甚矣莊姜之憂葢為宗國而非

為己也葢嫡妾之亂其獘將有不勝言者曰曷維其已曷維其亡葢雖欲忘憂而不可得也其後嬖妾之子州吁果以簒立而衛為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乎驗有國者其可不鑑于兹

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也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人彘戚姬事見後國本篇上

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臣按漢制士大夫猶得出入禁中故高祖擁戚姬周昌見之因陳桀紂之諫夫人與后同席袁盎見之而引卻其坐以外臣而敢卻夫人之席毋乃非禮乎然其言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此當理之言也故文帝始怒而遄喜不惟赦之又有以賞賚之盎之直固可尚文帝亦賢矣哉

以上論明嫡媵之辨

重妃匹

懲廢奪之失

詩白華周人刺幽王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申姜姓之國又得褒姒而黜申后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孽支庶也宗嫡子也而王不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白華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之子謂王也俾我獨兮英英白雲英英輕明之貌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音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碩人謂王樵彼桑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卬我也煁烓竈也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憂貌視我邁邁不顧貌　有鶖在梁鶖秃鶖梁魚梁　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扁甲貌　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疧病也

臣按此詩舊說以為周人作朱熹謂申后作也味其辭指熹說得之白華之為物視茅為美故白華則漚以為菅白茅則用之包束物之美惡用各有

所猶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也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使我窮獨失所此首章之義也英英輕明之白雲降而為露菅之與茅俱被其潤滮池之水其流雖微而禾稻之田蒙其灌溉今時運艱難反不如白雲之能潤王之尊大反不如滮流之能溉所以嘯歌傷懷也此二章三章之義也桑薪所以供亨爨而用之以烘燎物失其所以喻嫡后之見棄此四章之義也夫鼓鐘於宮中而其聲徹聞於

外如幽王心寵褒姒而形之聲容也何以知之我念王則懆懆不能釋王視我則邁邁不相親此五章之義也鶖之與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異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矣王之棄后而親孽亦猶養鶖而棄鶴此六章之義也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幽王無良不一其德殆鴛鴦之不如此七章之義也乘石履之以登車用之卑者也孽妾下人其用猶此

今乃進彼而遠我焉使我病也此八章之義也申后雖見棄而其辭氣和平如此信乎其爲先王之澤與

瞻卬（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三章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智也城猶國也）懿厥哲婦（哲婦謂褒姒也）爲梟爲鴟（鴟鴞惡聲鳥也）婦有長舌（能多言）維厲之階（階梯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婦婦人寺寺人）

臣按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職他無所成

惟居中饋主飲食而已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不可以有非亦不可以有能惟賓祭酒食是議亦猶易之意也然則又焉用智乎夫男子正位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智則能立國婦人正位乎内為饋祀之主有智則適以覆國故此懿美之婦而反為梟鴟葢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是則亂豈自天降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葢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惟婦人與寺人耳上文但言

婦人之禍此乃兼以寺人為言葢二者常相倚以為姦不可不併戒也

正月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烕音血

歐陽修曰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之者甚嫉之之辭也

臣按國語方褒姒之有寵於王也大夫史伯曰虢

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内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戮辱也）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謂無夫自孕）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王嬖之使至於為后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

侯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酋利也腊疾也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考之史記其後果如史伯言王被殺而褒姒虜周東遷于洛不復振嗚呼悲夫

漢孝宣許后父廣漢以罪輸掖庭後為暴室嗇夫暴室暴練之地嗇夫其小吏也宣帝養掖庭號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廣漢以

女與曽孫生元帝數月曽孫立為帝時霍將軍光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音蟻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好為皇后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顯屬女醫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竒貴之願以累少夫少夫衍之字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

天下誰敢言者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不應奏上署衍勿論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為皇后初許后從微賤登至尊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

姊子故常竦體敬禮之皇后轝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絶矣上亦寵之顯房立三歲光薨後一歲立許后男為太子顯怒恚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敎皇后令毒太子皇后名太子食保阿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泄顯遂與諸婿謀反覺后廢處昭臺宮後徙雲林舘乃自殺

臣按顯之敢為此者知光之可恃也光不學無術

徒以重厚受知武帝膺末命之託其始猶有敬忌之心及孝宣既立功益盛權益尊平時志操於是盡變隂妻邪謀害天下之母光知而既不問匿侍醫之罪又成其納女之謀漢有良史宜書曰霍光弑皇后許氏立女為皇后則當其罪矣然光之為此本以昌熾其家而不知赤族之禍乃自是始其可不戒也夫

唐高宗皇后武氏士彠女太宗聞其美名為才人賜號

武媚及帝晏駕為比丘尼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他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引納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為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寖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欵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為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為歡言發衾

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媢今又爾邪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憸側狙勢即表請昭儀為后帝意決下詔廢后進昭儀為皇后於是逐無忌遂良踵死徙寵熖赫然王后并蕭

良娣廢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否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為婢安得尊稱邪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為回心院帝曰朕有處置武后知之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人骨醉數日死殊其尸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為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云

臣按武氏之傾王后也可謂極天下之憸巧旣奪其位置之死地又極天下之慘虐自有載籍未之聞也始太宗命無忌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高宗懦庸惟色是殉方其見才人於太宗之側已有欲炙之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其知之矣至是縱賊嬪而害嫡后不復以末命為意由是政移房闥拱手受制而鼎祚以移原其本皆自疇昔一念始禍淫之監豈不昭灼也哉

以上論懲廢奪之失



大學衍義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三 經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八

宋 真德秀 撰

齊家之要二

嚴内治

宮閫内外之分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内和而家理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適與謫同見音現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隂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

與母也

臣按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葢相表裏云

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内言不出於梱

臣按此嚴中外杜請謁之法也自士大夫之家猶然况帝室乎

以上論宫闈内外之分

嚴内治

宫闈預政之戒

春秋傳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

臣按春秋之世婦人擅寵於内者多矣而未聞預政於外者也葵丘之盟可為萬世之戒者三曰毋易樹子適子也毋以妾為妻而此其一也及戰國時

秦芊太后齊君王后始預國事見於史

漢髙祖吕皇后為人剛毅佐髙帝定天下惠帝立為

皇太后惠帝崩立孝惠後宫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
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吕為王問右丞相陵陵
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
吕氏非約也太后不悦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
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吕無所不可太
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
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諸君阿意背約何
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

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為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決事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

為呂國
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
四年太后封女弟嬃為臨光侯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毋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永巷中廢殺之立恒山王為帝更名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六年立肅王弟產為呂王

七年太后名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太后以故名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餓死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産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産女為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不勝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虚侯章

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為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

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太后立兄子呂祿為趙王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宫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虚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虚侯東牟侯為内應

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
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
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
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
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内憚絳
侯朱虚侯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叛之欲待灌嬰兵
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
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

王産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禄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説呂禄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

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太尉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内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解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

尉太尉令朱虚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産殿門呂産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宫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虚侯急入宫衛帝朱虚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宫門見産廷中遂擊産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虚侯已殺産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虚侯朱虚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虚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

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虚侯曰所患獨吕産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吕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捕斬吕禄而笞殺吕嬃遣朱虚侯章以誅諸吕事告齊王令罷兵

臣按吕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為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旦臨朝稱制軍國大權既從已出於是尊諸吕抑劉氏之意生

矣垂沒慮禍令祿產分據兵權而私外家攘神器之謀決矣非內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彊則呂氏將不可制非祿產庸駑易紿肯去兩軍則雖內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不亡者天也使后能以安劉全呂為心當惠帝之沒迎立代邸（即文帝也）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祏慶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為而貪八年稱制之權艷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志以萌致

使宗族殲夷嬰孺莫保昔之自私者乃還以自禍

也豈不哀哉

孝元王皇后成帝立尊為皇太后哀帝立尊為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新都侯莽為大司馬莽太后之姪也與共徵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平帝年九歲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元孫選取少者廣戚侯子嬰年二歲立為孺子令莽踐阼居攝如周公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

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莽篡事見外戚篇

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後漢皇后紀范氏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成冢宰簡

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芊太后昭王母也穰侯者太后弟魏冄也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竇鄧閻梁竇何是也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孝和帝即位年十六和帝章帝子也尊皇后竇氏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兄憲弟篤等皆在親要之地至永元四年竇氏益盛遂圖弒害和帝誅之事在外戚篇中

和帝崩殤帝生始百日鄧后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臨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

范蔚宗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直生懷憤騰書於象魏

臣按東漢母后之臨朝者惟和熹為最賢然貪權不釋杜根上書請還政為后所誅故史氏譏之

安帝閻皇后自帝時寵盛兄弟頗與朝權譖廢皇太子

保為濟陰王帝崩尊為皇太后臨朝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弟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立之立二百餘日而疾篤及薨后徵濟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黄門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遷太后於離宫顯等皆伏誅

沖帝立尊梁后為皇太后臨朝沖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慝多見誅廢海内肅然而

兄大將軍冀鴆殺質帝遂立桓帝以此天下失望

桓帝無嗣竇后為皇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瀆亭侯宏是

為靈帝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中常侍曹節等殺

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靈帝崩皇子辯即位尊何后為

皇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為所害後董

卓專政遷太后於永安宮為所弑

臣按此所謂臨朝者六后也六后之中若鄧與梁

本以賢稱而桓帝竇后亦志存社稷然鄧以終身

稱制為天下後世所非梁竇亦不免於禍敗由其以中壼而預國政外家而擅朝權非先王之令典故也可不監哉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羣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按曹魏行事鮮可法者獨此詔足以矯漢世之失故錄焉

唐武后城府深痛柔忍不恥以就大事高宗謂能奉己

故抜公議立之巳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久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然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大臣褚遂良也怫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隐也

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帝崩中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未幾廢帝爲廬陵王自臨朝立睿宗爲帝實囚之而諸武擅命武承嗣僞設洛水石號爲寶圖太后乃郊上帝謝況自號聖母神皇宗室韓王元嘉等謀舉兵迎還中宗不克元嘉等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雖嬰褓亦投嶺南太后身拜洛受圖令薛懷義與羣浮圖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又有

詭言周書武成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
班示天下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附乃陰忍鷙害肆斬
殺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為爪吻有
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他骨鯁臣
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户家不能自保太后保奋具坐
重幃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改
帝氏為武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
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立武氏七廟其後宰相張

柬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易之昌宗后所寵也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宫

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帷薄嚴奥裏謁不忏于朝外言不納諸梱闗睢之風行彤史之化修故淑範懿行更為内助若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裯既接則情與愛遷顔辭媚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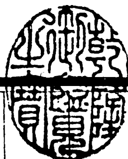
王悬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揵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弑而喪王室也韋氏

中宗后弑帝

臣按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為人絶類王莽莽初飾偽以釣名既得志而後肆其威虐后亦飾詐以徼寵既得志而後威虐行焉莽之篡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久之遂為真矣后放而依之無一不然至其才術權數則十倍於

莽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為之用怨叛不敢發此又莽之所不及也吁天生尤物以斵喪有唐之家國㑹高宗懦庸牝晨之鳴得以潛移神器化唐為周然考其僭位財二十年而宗族屠翦殆無噍類向之黄其屋者乃所以為赤族之地又曷若為任為姒不失聖后之名而本支百世永享無疆之福哉韋氏瑣瑣愚庸妄意踵武曽不旋踵身僇族夷不足録云

以上論宮闈預政之戒



大學衍義卷三十八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孟錫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四 經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九

宋 眞德秀 撰

齊家之要二

嚴内治

内臣忠謹之福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文公重耳也）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之臣畏為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

人披請見（寺人內官披其名也）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音汝）即至（君謂晉獻公也重耳在蒲城獻公以驪姬之讒伐之重耳遂奔翟）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袪衣也披斬重耳之袪）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言文公在蒲則蒲人在狄則狄人於我何有也）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

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若反齊桓之所為已將自去不須辱命行者甚衆豈惟刑臣言一失人心則去者多也披閹人故自謂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潛出以避呂郤之難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即呂甥也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臣按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耳為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重耳豈得為忠丁公為項羽將而私漢王終以被戮漢景帝為太

子而名衛綰綰不往以此見褒披惟知此義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為忠乎文公見之遂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非賢而能之乎此不惟内臣所當法凡為人臣皆所當法也

漢元帝時史游為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裨益

臣按漢藝文志游有所著急就篇行於世方是時

石顯以中人筦執樞機肆為姦慝而游乃勤心納忠有所裨益可謂賢矣顯雖叨權竊寵卒不免竄流以死千載之下讀其傳者猶唾詈之而游於侍從之暇優游翰墨著為小學之書有補世用身保寵祿名垂方來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順帝時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

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臣按晉文公得原邑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鞮以畀趙衰夫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勃鞮亦賢也後之議者猶以為譏蓋中臣之職承侍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良賀能以景監薦商鞅為非自謂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賢矣哉後之中臣葢有援引小人使預機政相與表裏以成其

姦皆賀之罪人也

呂强少以宦官為小黄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

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强為都鄉侯强辭讓懇惻固不敢

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諸侯上象四七下裂茅土

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

曹節王甫張讓等並為列侯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

媚主佞邪微寵疾妬忠良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

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由兹又後宫綵女數千

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民有饑色而莫之卹宫女無用塡積後庭豈無憂怨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費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此之謂也又前名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膏唇拭舌競欲

咀嚼造作飛條陛下曲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而為司隸校尉楊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正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畜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强上疏諫不省黄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强欲先誅左右貪

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家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構强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黄門持兵召强强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臣按吕强雖處内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當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起綱維肅清宫省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為忠良而所事之主適皆昏庸

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畧無惴懼之意可謂烈丈夫矣或謂强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譊譊不已毋乃侵官乎是不然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可諫况內侍乎巷伯刺讒之詩亦寺人所作也特不當招權撓政然後為侵官爾强雖坐直言以死而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同時諸貂璫輩賣弄福威取快一時終不免於大僇者鳳凰鴟鴞相去遠矣

唐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冐所養父改焉性忠强識義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王即憲宗也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

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臣按劉貞亮之忠不減吕强至其排去姦邪之黨請立英明之嗣有功於唐之社稷又非强所及矣自昔人臣凡與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勲自詭怙權徼寵雖以霍光之賢有不免焉貞亮内臣也既居近密又著勲勞而乃退然自處委政廟堂無秋毫侵紊豈不賢哉帝之立貞亮有功而終身無所寵假憲宗豈少恩者耶霍氏之誅正以寵過而驕

之故憲宗於貞亮無所假者乃所以全之歟君臣之道於是乎兩得之矣

馬存亮元和時知内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無罷士罷當作疲都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元明善元明曰吾嘗為子卜當與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宫衛士弗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變有詰其載者

詔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嘗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勝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爲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等率騎兵討賊射詔及元明皆死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詣

延明門見天子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淮南監軍

太和中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上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議其事守澄乃止後致仕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元嚴遵美三人而已

唐史臣曰楚鄖公辛不敢讐君而忘父冤事見左傳昭

之世昭慈聖獻孝烈皇后欽宗謚 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棄不用葢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義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

臣按存亮以一身扞人主之難可謂忠矣又以一言全宋申錫闔門之命不幾於仁乎嗚呼賢哉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

狀帖黄决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㤗疾時中官肆横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徵為兩軍中尉遵美曰一軍尚不可為况兩軍乎固辭不起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臣按嚴遵美之為人知分義明去就㤗賢者也方其時為樞密使為中尉者鮮不以怙權寵致覆敗獨遵美抗㝠鴻之志投簪紱隱山林以壽考終非賢而能之乎臣是以表而出之

以上論内臣忠謹之福臣按歐陽修作五代史記敘後唐張承業本末謂其事甚偉反復稱道之迹其本末知修言不謬顧其時與事有不可為後法者故畧之

嚴内治

内臣預政之禍

春秋左氏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地名

杜預曰寺人内奄官豎貂也齊桓多嬖寵内則如夫

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齊亂事見係國篇本

臣按内臣之預軍政自此始方其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之本已潛伏於閨闥中曾莫之察故聖人作易以勿用取女為戒其有旨哉

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

府令使敎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餘事已見姦臣篇漢石顯之屬放此

漢宦官傳序范蔚宗撰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宮之戒其來尚矣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

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比干伯子頗見親倖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永平中始置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

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其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葢以十數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同敝相濟

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不可單書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者曹嵩之養子嵩又騰之養子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和帝永元中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

獨中常侍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嘗與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臣按此東漢內臣預政之始也鄭衆之為人雖賢於其徒然開端作俑終為漢世大患豈非孝和之罪哉

安帝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司空尹勤以雨水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强臣之竊命矯枉過正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穪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怨氣並作陰陽失和此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可謂噭號泣血者矣昔文帝之鄧通可謂寵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見任如此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近世戚

宦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哉

二年太尉楊震數論中常侍樊豐等罪為所譖罷為庶人飲酖卒

臣按是時宦官能譖殺大臣其權又盛於永元矣

安帝崩閻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迎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安帝子已立為儲嗣後為閻顯等譖廢）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悲號不食未幾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長者

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程等聚謀迎濟陰王即位收閻顯等誅之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戸是為十九侯濟陰王立是為順帝

臣按宦官至是以立君之功封侯者十九人則其權又盛於永初矣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

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樸敦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事厭塞升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

李固為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宦官疾之作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久乃得釋出為洛令固棄官歸漢中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臣按宦官權寵至此愈盛李固言之而獲辠張綱言之而不省其漸將有不可制者矣

桓帝延熹元年帝召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誅冀事見後外戚傳）詔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為中常侍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移副

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令以罪行誅猶名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諦審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尺一詔版也）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皆死獄中於

是嬖寵益横

臣按桓帝因宦侍而殺直臣又併殺其論救者於是亡國之兆見矣

三年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

海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者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毁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懑發疽

卒

臣按桓帝寵宦豎而抑忠良李雲杜衆以此死於前朱穆又以是死於後亡國之政日促矣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

璯以岑晊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郡中中人莫不怨之宛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宫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横晊勸璯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璯竟誅之小黄門趙津貪横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璯瓆

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等罪當棄市太傅陳蕃等共請瑨瓆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蕃乃獨上疏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内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鑑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黄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

之發怒必加刑謫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嘘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瑨瓚竟死獄中瑨瓚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

河内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隷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信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

遂下膺等於黄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策免之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黄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尋覆車之軌臣恐

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隷校尉李膺等逮考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禼伊吕之佐而虚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

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臣按黨議之興本由成瑨殺張汎劉瓆殺趙津爾

姦豪驕恣為民蠹賊二千石舉職奉法按而誅之

亦何罪之有桓帝以嬖近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

善士一網而空之使非宦官自為身謀力請宜赦

則二百餘人者皆為東市之鬼矣然則帝非宥黨

人乃宥宦官也然猶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

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靈帝建寧元年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

蕃為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己亥解瀆亭侯宏至卽皇帝位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故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甞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

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内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勲等共定計策㑹日有食之蕃謂武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門戸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内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

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宦官反誣蕃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唼血共盟謀誅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宫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臣按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毋乃已甚乎太后以為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整

權綱勿使內臣預朝政則宮省穆然無事矣不此之為而欲肆其屠剪使逆竪得反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為謀弗臧也嗚呼悲夫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穢汙朝廷希之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又有八顧八及八厨之目及陳竇

用事復舉抜膺等陳寔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為不軌上

曰不軌欲如何對曰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諸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

毗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臣按易之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以為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無邦亡國之謂也今黨人之死者皆忠良志義之士而靈帝所與共國者不過十數姦倖之人雖欲不亡不可得已郭泰之慟不亦

宜乎

六年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内應中平元年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强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遂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列侯貴寵帝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

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諝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强自殺郎中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

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黄巾道收掠死獄中

臣按靈帝平時以閹寺爲父母以忠賢爲仇讐故

雖知中常侍之與賊通而不能誅知黨人之為國用而不能湔祓任之也惛亂之君無足譏者特以為將來之監云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改元光熹大將軍何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進用紹計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强忍志欲無猒若借之朝命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尚書

盧植亦言不宜名卓進皆不從卓聞召即時就道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詐以太后詔召進入於是斬進紹引兵闕下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張讓等困迫將帝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郎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臣按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衆等之有功夫人臣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葢婦寺之職均在中闈婉嫕淑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横雖欲無禍得乎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甚寵盛則為害愈深為害深則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

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横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良賀之徒優遊終始無所疵吝之為得邪吁來者其尚鑑諸

以上論内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卷三十九

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橫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良賀之徒優繇終始無所疵吝之爲得邪吁來者其尚鑑諸

以上論內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卷三十九